



▲趙少昂一九九一年繪《七喜小鳥》(局部)贈予將移民加拿大的梁義一家

◀香港收藏家梁義
本報攝



▲一九七八年梁義(右)觀好友陳大羽繪公雞

梁義：收藏路上幾許風雨

環顧香江收藏界，葛士翹與天民樓，胡惠春建得樓，趙從衍有華光草堂，梁義得二義草堂，藏品置於軒宇樓閣之中，藏家以雅士自居，談笑間流露出的盡是對文玩字畫、陶瓷古董的濃情厚意。

甫步入二義草堂，不見草堂主人，只見古董傢俬白酸枝一套、晚清粉彩九桃瓶一隻，筆者正以為是誤入了別家書坊，手持兩卷字畫的草堂主人、香港著名收藏家梁義便笑盈盈走了出來，他隨即將一幅齊白石的九壽桃圖、一幅黃賓虹的《山水》鋪陳開來，洋洋灑灑佔滿整個大廳，群山丘壑映入眼簾……本期汲寶齋便從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說起，記述藏家梁義眼中的近代書畫名家，回顧他五十載收藏路上的幾番風雨幾番晴。

大公報記者 周婉京

梁義一九四〇年代出生於澳門，在澳門讀完小學後，十四、五歲時來到香港，初期以做塑膠、紙品生意謀生。從導師到籌備個人生意，梁義將閒餘時間全部投入欣賞藝術中，成為中大、馮平山及大會堂三間博物館的「常客」。

首度出手即購名作

說起命名雅舍二義草堂，梁義說「二義」的「二」字指的是他在家的排行。而「義」字說來有趣，是梁義在小學一年級時偶然從書上抄寫所得，他自覺「義」字可作「忠義、義氣」講，又能象徵人際關係中(夫妻、朋友、生意夥伴)交往雙方的誠信態度，此「義」可當「意義深刻」。

回憶起第一次接觸字畫，梁義稱自己對藏品的鑒賞力得益於兒時所受的藝術薰陶：「當時在我澳門家中有二、三張揚州八怪所作的清朝古畫，是我祖上傳下的，有時我對着這些畫看，當時不懂畫，只知道這是中國畫，但現在想想我和書畫的緣分可能就是那時結下的。」

梁義第一次真正購藏畫作要追溯到一九七三年，他那時購入的不是一幅畫而是三幅，梁義說：「七十年代，香港的市場上也有許多字畫，我不喜歡，直到張教授從內地拿來齊白石的《新年大喜》、《五世同堂》和徐悲鴻的《春風立馬》，我才『出手』。徐悲鴻的那張畫花了一千元，齊白石的兩張一共四千元，可你要知道，五千元那時已經可以在深水埗買層樓了。」

二義草堂書畫三百

自一九六八年開始，梁義藉生意之便經常前往廣州、上海、北京等地，曾在上海的朵雲軒與畫家糜耕雲、程十髮一起看畫，又在北京的榮寶齋與知名鑒定家王大山聊畫，梁義稱「文革」結束初期的中國收藏界是「一片冷清」，好畫不少卻鮮有人問津。

跟名畫家飲茶論畫

「我每次到北京、上海的文物商店，或廣州的友誼商店，店主都當我是外賓，很客氣地介紹畫給我。我記得最常見的是徐悲鴻、傅抱石、李可染、黃胄、陸儼少、唐雲、朱屺瞻這些人的畫，那時市價也就一千元人民幣一張，買十張還送兩張，你說多划算。但我買畫有脾氣，我講究『適合』，不會討價還價，有時候看好了，還會從銀行裡取出定期存款來。」梁義說。

轉眼四十年過去，二義草堂目前共存中國近代書畫約三百幅，梁義稱所藏最多的是徐悲鴻的畫，其次是蘇浙畫家(海上畫家)及嶺南畫家的作品。梁義對徐悲鴻作品情有獨鍾卻是「事出有因」，一來是因其愛徐氏繪馬的靈動筆觸，二則是由一次浪漫而遺憾的「錯過」所造成。

說起這次「錯過」，梁義仍記憶猶新，他抵抵嘴、思索了一下說：「我會特意從廣州坐飛機去齊齊哈爾買徐悲鴻的畫，因為聽人介紹說徐悲鴻的情人住在那裡有三張真跡想賣。當時的情境真是艱難，坐上老式蘇聯滑翔機就出發了，一路上有北方的朋友吸煙，瀰漫着煙霧。下了飛機，入住的酒店沒有熱水和吃的，條件很困難。我一個大人帶了幾十萬想見『徐悲鴻的情人』，更想看畫，但『情人』一聽說我是『外賓』，怕惹上事端(當時國內不允許私人賣畫)，她索性就不見我了。我沒有辦法，畫也買不到，只好回來香港。」



▶梁義的第一組藏品之一：徐悲鴻作於一九四二年的《春風立馬》

畫，其中包括徐悲鴻的《人物汲水圖》與傅抱石的《歸去來兮》。梁義在內地藝術界真正熟悉的藝術家要數蘇浙畫家代表、齊白石的弟子陳大羽。梁義將陳大羽描述為「難得一見的爽朗之人」：「我最欣賞陳大羽的畫作就是他的公雞圖，以大寫意繪花鳥，雄雞形神兼備，筆法清雅，連齊白石都讚其『(陳弟)下筆之雅過我』。我和大羽關係很好，他會來香港看我，我也常偕妻小北上南京去探望他。」

於一九八〇年代的香港，梁義每周都會約上幾個老友飲茶，其中便包括嶺南畫派的大家趙少昂、楊善深，及收藏家歐陽紹麟等人。因與趙、楊二人相熟，二義草堂較為系統地收藏了此二人的畫作，以趙少昂為例，畫家於八十年代所作的《花鳥》、《青山綠水》、《漁歌唱晚》等標誌性題材均被收入梁義典藏。

據梁義說，每次見面幾人聊畫就不下二、三個小時，傾談得久卻絲毫不覺得疲憊，他回憶道：「趙少昂就住在我家附近，太子道對面教堂那裡，我們常在九龍塘的大華園林酒家飲茶。而善深呢，他是趙老師介紹來的，我們幾個都是『嶺南人』，同根同源，又都嗜畫，所以關係非常好。直到後來我全家移民去了加拿大，少昂送了我一幅《七喜小鳥》，為我踐行，也傳達對我家七口的祝福。等我和善深先後移居到溫哥華，有一次我找善深來家裡看畫，他見到此畫後很有感觸，過幾天便寫了一張『七條金魚』給我。」



▲梁義(左一)與趙少昂(左二)於趙少昂畫室



▲梁義夫婦與楊善深(中)在《三駿圖》前合影



▲梁義(右一)與高嶺梅(右二)於八十年代末



▲梁義夫婦與黃胄(中)於八十年代末

藝術品市場「今非昔比」

二義草堂之所以坐擁豐富收藏，是與上世紀中葉大部分內地藝術家、收藏家南遷香港的社會背景有密切關係的。七十年代左右，隨着古代名家手跡的流通減縮，近現代書畫收藏成爲華人藝術界的焦點，香港因其獨具的交易、運輸優勢，在同一時期成爲中國書畫文物的集散地。梁義在加入香港收藏家組織「求知雅集」及「敏求精舍」後，於一九八八年受一位胡姓拍賣持牌人邀請，與其共同經營拍賣行，梁義主要負責打理字畫部。

回顧當年香港拍賣業的境況，梁義感嘆藝術品市場的「今非昔比」，他笑道：「八十年代末，香港拍賣業還不成氣候，沒有幾間拍賣行，畫也賣得便宜。

但春、秋兩季的拍賣來的人多極了，又因拍品大都是從畫家手中收來的，林風眠、趙少昂、楊善深都會來現場，說是拍賣，我看更像是老友聚會。」

雅舍之間的交往、同好彼此的相惜相知，也是香港老一輩收藏家難忘的集體記憶。梁義和梅雲堂主人高嶺梅交情匪淺，兩人往往能在茶樓就張大千的畫聊上整個下午，而高嶺梅既是張大千的結拜兄弟(張大千稱其爲「四弟」)又是張大千畫作的香港代理人，梁義坦言隨着與高氏的相熟，自己對張大千創作的來龍去脈、流派變遷不斷更新認識。

此外，梁義將傳統繪畫比爲股市中的「藍籌股」，認爲新派和傳統相比，「投機」意味較濃。如今賦閒在家，梁

義與夫人時常拿出藏品來看，一次次「重溫」畫作卻百看不厭，梁義歸結箇中原因爲近現代書畫所兼具的四個特性：藝術性、回味性、欣賞性及(可供博物館典藏的)永久性。

二義草堂三分之一的藏品現正假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展出，再訪中大文物館時，梁義就自己由參觀者到收藏家的身份轉變而生感慨，他說：「作爲收藏者，我最開心的就是將『好東西』拿出來與人分享。你若問我有沒有遺憾，我也有，就是藏品太多，展一次看來還是不夠。」說罷，梁義望望筆者，又望望眼前黃賓虹的直幅水墨畫《山水》，露出孩童般天真的笑容。



▲梁義(右)展二義草堂所藏黃賓虹畫卷(左)、齊白石畫作 本報攝